



導論



多年前，我太太是一所學校靜默拍賣（silent auction）委員會的成員。在拍賣會上，參與者提供各類專業服務，所有服務都被競價出售，出價最高的人就可以得到所要的服務。拍賣會定期舉行，所有拍賣所得都捐給那所學校。其中有人自願協助作投資組合的管理評估；有人捐出一小時提供法律諮詢，還有一對夫婦願意為一個晚會作招待。輪到我太太的時候，會場氣氛顯然有點凝重，因為在場的每個人都知道我是神職人員。就在那時刻，我太太脫口而出，誰出價最高，她丈夫會很樂意為他作靈性狀況評估。

當然，這樣的捐獻，頓時引起了哄堂大笑。只要聽一聽這樣的說法，你都會覺得好笑。在一個普通的社交場合，提起人有靈性狀況，似乎已經有些荒唐了，更不用說認為有可能像評估投資一樣，去評估人的靈性狀況。然而，我們其實都在乎自己的生活是處於怎樣的一種發展過

程中，只不過我們通常在乎的是事業的發展，留心評估自己職位的升降。我們較少留心的，是評估自己是什麼樣的人，能成為什麼樣的人，以及應當怎樣成為神所要我們成為的人。

還好，沒有人出價接受我太太替我捐出的服務時間，所以我在評估他人靈性狀況上的無能沒有暴露無遺。儘管在幫助學生預備進入教牧事奉的哲學與神學教學工作上，我是位頗成功的教師，但是在那時，我發現自己對於有關靈性的問題是茫然困惑的。如果有任何人應當知道有關靈性的事，我理當是其中之一。但那時刻，我內在感受到的困惑，實在難以言表，甚至直到如今我仍然說不清楚那種感受。我發現自己翻來覆去地想著這個問題：如果一個人時時刻刻都意識到神的臨在，那種生活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呢？

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，我真的想要時時刻刻意識到自己是生活在神的同在之中，因為那種生活會是相當嚇人的。然而，對那種生活的無知，讓我心神煩悶。我是個有信仰的人，而且在講道和講學能力上，與我的同儕不相上下。但是，在我生活的大部分時間當中，神似乎離我很遙遠。儘管我擁有哲學和神學博士學位，也讀過不少書，可是，我並不真正清楚知道，在每天生活中都意識到神的同在究竟意味著什麼？而且，對於人如何能達到那種生活境界，也所知甚少。我固定去教會參加禮拜，也受過高等教育，但對這些基本問題卻顯得相當無知。問題到底出在哪

裏呢？

最後，我決定請教一位資深年長、經驗豐富的同事。我覺得他富有同情心，思想開明，又非陳腔濫調之輩。當我解釋了自己內在的困惑與掙扎之後，他沉思了一會兒，然後問我年齡多大。我說：「三十八歲」，他回答說：「我想，你正接近四十歲的中年危機。」

此後，我漸漸認識到問題並非如此。近代以來一直被忽視的一個神學分支，叫作「靈修神學」（spiritual theology），任何熟悉這種神學的人，都能輕易地看出我當時的靈性狀況。在靈修神學中，將此稱為對於神的「時常性同在」（habitual presence）的渴慕。參與一般性的信仰實踐活動，比如上教堂崇拜、閱讀聖經、飯前禱告謝恩等等，已經不能讓我們在靈性上感到完全滿足。踏上信仰旅程之後，我們遲早會感受到一種朦朦朧朧卻又揮之不去的渴望——渴望從信仰中有更多的得著。如此的渴望，我們說不清，道不明，但又揮之不去。除非受到攔阻和壓制，否則這種渴望會越來越佔據我們的心思，催促我們渴慕追求神的時常同在。

靈修神學，不僅幫助我們辨認那種靈性的渴慕狀況，而且還為滿足這樣的渴慕，提供了指南。隨著時間的累積，遵循這種靈修指南的人，通常會越來越意識到神的同在。儘管在大部分時間裏，許多東西佔據了我們注意力的中心，神似乎只存在於我們意識的邊緣。但是，即使在我們的意識邊緣，我們發現，神的靈仍然在那裏作工，祂

不是遠離我們，而是環繞著我們以及我們所意識到的任何事。如此意識到神的臨在，強度不盡相同，有時強，有時弱。不過，我們可以通過學習和操練轉移我們的注意力，來增加這種強度。在我們生活中也有類似的經驗，例如，我們對一物品好好地注視一段時間，就可以發現一些以前只是隱隱意識到的部分。我們一般性的信仰實踐活動，可以激起我們內在對神的更多渴慕，如果不攔阻或壓制如此渴慕，而是任其自由成長，那麼在一定程度上，所有如此行的基督徒，都應當能感受到神的時常同在。不過，在靈性追求上若沒有恰當的指導，這種內在升起的渴慕，並不一定都能結出好的果實，讓我們經歷到神時常的同在。

我之所以學到了這些功課，是因為我靈命裏的窘況，迫使我去閱讀一些靈修神學經典作品，諸如，尼撒的貴格利（Gregory of Nyssa）的《摩西生平》（*Life of Moses*），和認信者馬克西姆（Maximus the Confessor）的《論愛四百則》（*Four Hundred Chapters on Love*）。如果我或我那位同事，以前讀過這些經典作品，我們或許就可看出我先前靈性方面的困惑光景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。我想，發生在我身上的事，也會發生在許許多多基督徒身上，並且會不斷持續下去。這些基督徒，由於沒有多少屬靈裝備，因此不能評估自己的靈性狀況，也不能幫助他人更理解他們的靈命光景。這種屬靈知識的缺乏，部分原因在於神學院中傳授的神學，所關注的議題相當狹窄，忽視了「靈修神學」應關注的領域。而即使修讀過這門課，通常在課程裏

所涉及的問題又不是很恰當，嚴格來說只是把「靈修神學」當作「靈修」來處理——關注的只是溫暖我們的心靈，而不牽涉智識，或者認為這與神學研究的弘旨無關。

現今的教會普遍患有神學遺忘症，這意味著，要滋養和引導我們的心靈和智性，我們不能輕易拋棄神通過歷代教會聖賢所留給我們的遺產，而是要從他們那裏尋求啟發。亞尼思·瑞韶斯（Yanis John Ritsos）是當代希臘詩人，他的詩《我們祖先的墳墓》（The Graves of our Ancestors），描述的雖然是他自己的國家，當中也捕捉到了有關這種需要的某些層面：

「我們必須保護我們的死者。
我們的敵人可能會掘出他們，偷盜他們；
然後，我們會落入雙重危險而得不到他們的保護。
我們怎能活著
而沒有我們的家園，我們的傢具，我們的田野？
更為重要的，怎能沒有
為我們而戰的祖先們的墳墓，我們的哲學家們……
現在滿足於微小、樸素、靜默，
他們對還願的奉獻物，虛浮的榮耀，沒有興趣。
也許只是
一塊簡樸石碑，一盆天竺葵，作為神聖的標記，
就會很好，
或者乾脆什麼也沒有。如果我們能

把他們放置在我們內心深處，
可能會更安全妥當，
甚至不知道他們何處躺臥安身，仍然很好。
我們現在正拿來的東西——誰知道——
有一天，我們或許會用我們自己的雙手把它們掘出，
並把它們拋得遠遠的。」¹

現今許多神學家和牧師忽視了昔日偉大的靈修神學家，諸如，本都的伊萬格儒斯（Evagrius of Pontus）、尼撒的貴格利（Gregory of Nyssa），和認信者馬克西姆（Maximus the Confessor）。為什麼要完全擯棄他們，以及像他們一樣的教會聖賢的教導呢？是因為現代世俗思想的產生，使得他們看起來陳舊落伍，不合時宜？還是因為全球化文化的日益浮現，使得他們看起來褊狹守舊，氣度不大？

事實上，導致我們拋棄教會豐富的屬靈遺產的，並不是由於現代世界的勃興發展，而是教會的教導本身出了問題。就我個人而論，限制我從歷代聖賢豐盛的屬靈遺產中汲取滋養的，並不是我所接受的世俗教育，而是我所接受的神學教育。比方說，我所受的神學教育，告訴我許多有關聖經作者們在寫作聖經時所使用的資料，由於這類東西學得太多，以致我不敢依賴任何經文，因為我若就一段經文作更多的研究，閱讀更多的資料，就可能發現這個學者或那個學者說，你所讀的經文是後來加上去的。言下之意

是，這樣的經文是不可靠的。聖經研究和神學裏塞滿了各式各樣的學者意見和學者提出來的問題，以致在神學院與有關聖經及神學討論的學術會議中，人們的討論和對話，類似巴別塔事件之後人類所陷入的困境，而不像五旬節聖靈所帶來的那種深層的感動和交通。

記憶猶新，某天傍晚，在詩畫般的新英格蘭鄉間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忽然受到感動，覺得神與我同在，離我很近，彷彿神的膀臂擁抱了我的世界。我留戀如此美妙的時刻，可是，我卻勉強又堅定地把那種想法和感動驅散。我受到的神學教育告訴我，正如所有卡爾·巴特（Karl Barth）的學生受到的教導一樣，自然神學是不可能的。試圖從自然界走向神，是絕對錯誤的，自然界不可能為我們提供認識神的資源，尋求從自然界認識神是沒有出路的。自然界只能把我們引向偶像，引向哲學家從概念中推理出來的神，而不能引向聖經所啟示的神。認識神，完全只能靠祂在聖經中所賜的超自然啟示。任何來自自然界和藉著自然界在我們心靈中所激起有關神的思想 and 情感，都是試探，都應當堅決予以抵制。在教會歷史中，過去大多數傑出的神學家都教導我們，受造界的自然秩序反映了創造主神的智慧和威嚴。但是，卡爾·巴特的看法（至少在我的理解中我的神學教授們是如此認為的），實際上否認了自然界本身是認識神的一種資源，也否認了過去神學家所教導的自然界是認識神的一條路徑。

儘管這些都是我個人的例子，但是許多基督徒，包括

神職人員，都有陷入類似信仰困境的情形。要從如此困境中走出來，從古代教會聖賢那裏汲取豐富的屬靈滋養，我們有必要努力尋求。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，教會歷史上的靈修經典和早期神學家那些觸撥心靈的教導，只是「靈修」（devotional），而非神學，或認為他們所教導的與批判性思維無關。相反地，我們不能僅僅滿足於偶爾被培靈刊物觸動，我們其實可以有更多的尋求，無論是在學術的神學研究中，還是在每天生活裏，我們都可以尋求經歷神的臨在。只有這樣，我們才不至於心靈沉重，把歷代教會傳留下來的豐富靈修教導，當成非「接受」不可的捆綁枷鎖。其實，古代教會聖賢的教導，在我們靈性生命的成長過程中，可以激發我們，啟迪我們。

具有諷刺意味的是，許多在體制教會之外的思想家，卻對教會豐富的屬靈遺產充滿了信賴，認為這些遺產對我們當下的需要，並非不著邊際，而是適切相關的。這些卓越的思想家，如喬治·斯泰納（George Steiner）、羅伯·貝拉（Robert Bellah）、查爾斯·泰勒（Charles Taylor），和約翰·彌爾班克（John Millbank）等，他們的著作都揭示出，自然主義及其主張物質世界的科學研究足以解釋一切的宣稱，都是不恰當的，都是有問題的。他們都認為，我們原本可以從這些豐富的文化資源——包括基督教信仰資源——來認識自身及世界，自然主義卻將我們與這些資源割斷了。

萊斯澤克·柯拉科夫斯基（Leszek Kolakowski）是著

名的波蘭哲學家，1966年被波蘭共產黨開除黨籍。在其文集《現代性的無盡試驗》（*Modernity on Endless Trial*）中，他頻繁地指出，現代世界許多最偉大的成就，諸如在倫理上、政治上，乃至藝術上的巨大成就，無不受到基督教的深刻影響。他進一步指出，西方文化中有兩大競爭傾向，一為宣稱最高真理和終極真理的傾向，另一是想顛覆所有真理宣稱的批判性傾向（即懷疑主義、相對主義，和虛無主義傾向）；今天想要恢復這兩大文化傾向之平衡，需要的正是基督教信仰的制約性和啟迪性的影響。柯拉科夫斯基指出，西方思想文化正在日益失去對本身的自信心，知識份子們可以分析其中潛藏的最深層問題，知識份子們甚至能闡明基督教信仰的價值，以及世界對基督教信仰的需要；但是，他斷言，如今真正需要的是信仰：「需要傳播信仰，而不是僅僅從智識上認定信仰的社會功能。我們需要的是信仰。」²

由於認識不足，基督徒常常對自己的信仰感到失望挫折與窒礙難行。許多基督徒是極有思想的人，但他們對基督信仰的理解卻缺乏足夠的資料，好像一個人手上只有少數幾片拼圖碎片，卻嘗試拼成某種可辨認的圖形。有時候教會提供了足夠的拼圖碎片，雖仍粗糙有限，然而拼出來的圖案已足使看見的人用愛來回應。他們會發現基督信仰所顯出的圖畫，可以為他們提供導引和洞見，進入生命更深的層面。他們的心志是對的，雖然他們對神的認識可能條理還不清楚，但是他們對基督教所表達的美善，已經

開始作出回應，並且在禱告中與神相交。因此，將教會屬靈的產業恢復到恰當有用的形式，是何等重要，這可以幫助那些被基督教吸引的人，獲取對福音真理更為深層的理解。我們必須讓人看到，悠遠古老的屬靈真理，並非是落伍陳腐的說教；而某些理念，雖然可能許多人從未聽聞，也並非是不可想像的。事實上，正是這些真理光照了我們的世界，滋養了我們的生命。

-
- 1 亞尼思·瑞韶斯，《姿態及其他》（Yanis Ritsos, *Gestures and Other Poems*, Nikos Strangos, trans., London: Cape Golliard Press, 1971），p. 28.
 - 2 萊斯澤克·柯拉科夫斯基，《現代性的無盡試驗》（Leszek Kolakowski, *Modernity on Endless Trial*, Chicago: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, 1990），p. 9.